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五

廬陵鈞源族裔孫 杰 藝 國 校 刊

記

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爲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郡學爲鄰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合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命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款謁皆然原其初建雖由時君有獨祠濂溪之命亦其地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焉歲久祠宇寢壞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而新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之郡士李某樂助以相其志工未訖去代者歐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鄱陽吳侯肯來爲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歐而郡士蔣通復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爲誠源堂堂之後爲故守高峯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及清遠樓後有光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蔕輝映世榮割已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橫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下甃石爲街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司封郎中壽次直徽猷閣燾壽之後遷居江州燾之後居道州吳侯



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授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爲書院山長以奉專祠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以漕事至瀏偕世榮奉事狀謁於歐陽元請記以文元惟周子祠事若春陵若九江豫章邵陽諸郡皆有碑刻作者皆世大儒元於是記叙勞績紀歲月斯亦可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贊一辭者不可以勦說辭也昔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當時門人可以與於斯言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二

者鮮其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以歎美之及孔子沒知此者子思孟子西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說通書泄造化之蘊發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斯言不出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揚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

原於周子灼然無疑者也且自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爲儒者苟知讀濂溪之書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生當歎今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有橫議於當時者果二書之爲異乎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彰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學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繼自今教者以師道自樹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三

是則書院之修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元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憶往時來游來歌之地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於斯焉吳侯肯堂肯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掾歷南海武昌兩縣尹皆以善最爲政廉明且知大體云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某實綱維之其始終協恭則經歷李時知事李信也



貞文書院記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忽  
都魯都兒迷失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  
方宜特賜諡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意賜其諡曰貞  
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右  
丞太平賀等又請於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  
賜爲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前挹遙岫後倚  
崇岡平疇曲谿映帶林麓蓋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其制  
爲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爲明倫堂四楹殿之南爲門  
四楹上爲重屋門之南爲櫺星門四楹別爲貞文祠置明  
倫堂之後左爲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爲諸生齋居左右  
皆四楹齋之南又爲屋各五楹庖庫庖涸咸以次置其上  
始於至正三年之九月訖於九年之七月其役從子範經  
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  
行省以儒士之嘗歷學官者爲之其門之東屋則從孫德  
懋萃舊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櫺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  
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費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  
相其事書院垂成文安公與元以同在史館一日詣元以  
記書院爲請元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泂曰今日吾書  
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

卒三年泫申是請元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爲教  
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官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  
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  
考其所始古之入學者釋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釋菜  
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  
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爲先賢之祠或其  
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考其所始  
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  
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人以德爲先涵養德性莫  
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爲師者其生也以教人其死也人推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五

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洙泗而下若漢董子若隋唐王  
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之爲先儒而後爲可也  
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  
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晉魏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卽  
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  
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爲書院及有司設  
官以治之其制遂眊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  
名世之君子以祠焉元嘗循流而遡源蓋自入學釋菜先  
師一變而爲通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爲先賢之祠  
自春誦夏弦一變而爲呻嗶再變而爲詞章又且黨庠術



序一變而爲精舍再變而爲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豈能知爲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象設之制日趨爲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歷之學或委諸專門違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超軼百王務以崇雅黜浮爲教以去華就實爲學復古之機其在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元故著其所始願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至於揭氏父子以稽古之功修身之效被遇兩朝垂耀百世可謂儒者之至榮猶有待乎論述也耶貞文先生諱來成字哲夫以子貴累贈通奉大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六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先諡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諱倬斯字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護軍諡文安父子並爵豫章郡公二公懿行偉節各列諸別碑云

袁州路繕脩記

宜春爲郡介江湖間山水清奧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民能淳爲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楮徂厥門廡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胞閭廩廝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隳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諏寮案乃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虧䟽廡陞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歐陽文公集

卷五

七

有覺斯楹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居懷阽危從我遑郵寧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橈粵有文吏拘牽故常事在得已輒持兩端媮容目前遺患厥後迨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吾實恥之今及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迫吏無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疇抑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冪者



無窳曠者無墟穢者砥平磨而甃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  
無或漫漶後先工訖完美如一突窳從衡楹數百計悉前  
所陳煥若新作侯乃練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又進父老  
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爲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山川  
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  
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卽傳舍凡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  
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神願錫蕃祉  
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爲蓋臣居匪  
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於上服勞其親  
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衆重揚撫奉圖  
歐陽文公集

卷五

八

走書來求予文予核其事辭以釋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  
有廢不理衆手撤之攜從予遊爲我石之是役初作郡收  
之長伯顏帖穆相與飲之用迄於成是皆宣書尉韋元輔  
實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俾  
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木金石埏  
埴壘斷工費若干旣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安成李氏重修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倣書院精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卽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爲教養恆式出納恆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權具事實謁予記之予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爲之記曰昔者先王爲井田以養民爲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途賤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九

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日益踈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爲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旣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於茲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塾塾之爲言熟也吾固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母致扞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母致寒暴之罔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屢以著述獻於



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辛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  
稱於州里云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十

趙忠簡公祠堂記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旣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覺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炳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渡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十一

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試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篋翁請卽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元記之元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致是烈也及畧考近世儒學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嗚呼是祠豈細



故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  
史質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於斯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十一

史質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於斯  
始公伯溫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

保靚祠堂記

保靚祠堂者安成劉君尙節祠其七世祖考保靚先生者也先生諱作字賢礪保靚其號居袁吉間地曰秀源在宋乾淳一時聲光煜然起於郡邑初用世賞授將仕郎辟贛之安遠尉母老不赴中歲韞德抱才不屑世用友當時搢紳清江兩尙書謝公昌國章公茂獻廬陵楊文節公廷秀皆定交筆硯骨鯁如胡忠簡公邦衡亦深見結納其他名賢不可悉數百餘年以來世代變遷遺韻日遠諸孫尙節幼負志氣讀其遺書慨然慕其生平懼其親盡既久後人無所瞻仰謀卽故居建祠堂以致專祀而諸賢翰墨存諸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七

碑版者亦復散逸尋得忠簡公保靚記跋及謝公諸書又漁父來告某潭有石狀如碑以手切之有字尙節使沒者羣入助漁舉石出果左宣教郎劉君廷直所爲保靚祠堂銘也他日營父葬於白石岡掘地三尺得碑卹勿音宰讀沒

之又永州通判董德中所爲保靚先生祠記也於是尙節益喜繕祠益勤後至元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靚主列碑其前議割上腴田若干以給常祀擇日率族屬子姓祭以告成竣事而飲族屬舉杯勞尙節曰保靚往矣非君之賢祠事曷興造物者出二碑以相君志也余至鈐南族中族與劉氏世爲婚姻尙節謁予文爲記予惟瞽宗祠於學鄉



先生祠於社尊有道尚有德也此禮廢已久保靚祠堂雖成於其後人異時郡國因餼羊以復告朔古道其庶幾乎乃爲迎送神詩遺劉氏子孫使歌以祀先生詞曰吉之枝兮袁之齋介兩郡兮大容礪昔賢居此兮物無厲物無厲兮民有歲道之耕兮德之刈刈德兮耕道深資兮靚保靚兮何爲山有碣兮水有碑碑無沉兮碣無瘞曾孫有祠兮傳于世世幅巾兮深衣先生來歸兮無我違違我兮焉往從諸賢兮詠歸尊有冽兮俎有肥芳菲兮闔兩扉石韞玉兮山有輝微先生兮後人疇依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齒

安先生祠堂記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趨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爲甚篤行之爲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韻敞夷士樂附者衆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五

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民石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於茲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旣沒門人蘇君伯修貽書同舍藁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爲鄉先生士興議允合乃築於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率里塾子舍菜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修請予記之然予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况吾濂洛考亭乎而况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修士



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爲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學而遠勢安氏之澤其有既乎讀是文者尙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去

秀川羅氏祠堂記

先尚書公遊鄉校時善校官羅子遠子遠廬陵秀川世族篤學力行有詩文傳於世後爲朝請大夫主權貨務言賈丞相專權誤國棄官去予家藏其遺墨思欲見其子孫今其族孫仁達過予爲人英敏有爲爲文雄暢有氣予於是喜先友文獻之有傳焉仁達徵予記其秀川祠堂其言曰吾祖大時府君著籍秀川四傳至南塘府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若孫始割烏石陂映田若干畝爲祀田時宋嘉祐二年也其後乃貢於舍貢於鄉登第於禮部凡百數十人於是蓬山先生溪園先生與其子蒼崖公礪谷公推廣祀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七

田遺意追遠則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則有族譜有聚拜迄今三百餘年祀田世守如初族雖散居昭穆秩然必不可亂邈在萬里相見相問殊有骨肉愛不相視如途人是皆吾祖貽謀之德與前聞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無定所議者咸病焉按家禮祠堂在正寢之東貞之居聽事之東有堂曰遜綿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袤稱之堂之前有軒軒之外有亭高明深靚宜祠乃請掌記務本翁以爲祠堂祠大時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圖分派之祖止其有行誼有文學有爵位者特祠焉於是禹圭與翁之子繩祖第一圖孫瑛第十圖孫蘭復買田爲



灑掃修治薰燎之費自是合祭於斯聚拜於斯與祠田相  
爲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幸一言以詔來者予旣嘉仁  
達之能世其學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竊喜載名姓其間  
自附通家之後有榮耀焉乃諭於衆曰惟大姓其祖必有  
隱德非德無以蕃無以著無以久久則我後人念之宜也  
念之念之奉其烝嘗云乎哉行其揖讓云乎哉思其人必  
繩其武食其德必篤其慶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以詩書禮  
樂爲教以孝弟忠信爲行達則澤其民窮則善其身使國  
人稱願之曰幸哉有子孫若此祠堂之作爲不虛矣詩云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秀川子孫其勉之哉時予宗方作祠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式

堂於故鄉以書來告成秀川去予故鄉百里而近而祠堂  
之成適相先後於是喜德之不孤也乃以斯言爲吾氏告  
亦以告之秀川焉是乃通家之道也

仰更齋記

臨川先生扁安成劉氏讀書之齋曰仰更劉君方升屬予  
客彭斯文來求予記初方升之夫父號更齋先輩劉君耘  
廬記之故臨川先生之命齋名也寓其大父之號焉夫仰  
更之義始於子貢之言嘗意其當時必有所謂然日月之  
明未嘗息者也故人仰之於既更之後初不改於未食之  
前譬諸君子能存其心於衆人之正其或違而去之亦暫  
焉而已耳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息也余幼讀孟子至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章見其歷序列聖所爲憂勤惕勵  
之事至於孟氏自託孔子之意上下四章脉絡相屬而其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五

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盡初若甚無謂也已  
而思之蓋以明親有盡而理無窮耳夫日月之不息其明  
君子之不失其初斯固天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  
死者也更齋之取號於更臨川之益之以仰其旨不如是  
與在禮有之先祖有善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責在  
吾方升矣知乎此更之流風餘韻五世而已乎劉氏自皆  
山翁友吾宗巽齋先生一時如西礪葉氏槐城王氏及清  
江之蕭氏皆山皆善之至方升克世其學殖亦爲臨川所  
期待云



吳氏觀樂齋記

石橋介攸與天水間有二郡文獻焉吳君明父之季曰禮遜堂而藻播而嘉禾者也弱冠捧檄司直鳳臺予漫遊至斯邀予至其家見其翁季唯諾伯仲墳簞信乎其名下無虛矣所居西偏因山以爲讀書之齋謁予名之將以號焉乃命之曰觀樂其事則竊延陵季子之於魯也其義則以明君子之立禮所樂乎成於樂也記曰禮者天理之序樂者天理之和然聖人之於禮必繼之以樂者蓋禮有所不達樂也禮有所不行樂也何謂所不達何謂所不行位也者人不厭高而禮辭高不辭卑財也者人不厭多而禮讓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辛

多不讓寡渴也而禮掣之肘也不敢先長而爵也飢也而禮扼之咽也不敢先長而殮也如是則辭讓之不可長也勉強之不可久也迺爲之樂焉融液其交際而辭讓出於欣然導宣其湮鬱而勉強至於安然矣昔者吳之公子其有見於此乎季子之遜有禮烏可以勉強言也而吾知季子之觀樂所謂樂其樂者也遜行於其家而風動乎列國之觀聽遜得於所性而昭合於先王之聲容某南也某雅也某韶也某夏也是皆以雍容登降爲樂而非以乖爭扞格爲樂者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仁義是也吾亦曰季子之於樂樂其禮也樂其遜也其樂斯二者之謂乎或

者曰觀樂可也遜如季子未易言也余曰噫人能充無放  
飯流歎之心禮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疾行先長之心遜  
不可勝用也而獨季子乎哉禮遜事親也恭從兄也順務  
學也敏遇人也溫是殆甘受和白受采苟觀樂也不豆籩  
於辟靡則辱弁於曲臺矣小之不得於美哉淪淪之魏  
乎大之不得於美哉泱泱之齊乎則予之名齋也而豈  
徒哉而豈徒哉高山仰止自予言始則幸甚



遜齋記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聖門高弟固嘗有如是之間矣近代有行之者司馬君實之類是也蓋人之一生苟有得於一言而合於道則其生平精神心術凡見諸行事者莫不於此取則焉故雖一言也而可勝用哉君實之於實自爲兒時至於相天下終始惟一言也然則守約之道顧不至重歟吳君禮遜佳子弟也學殖之務孜孜焉嘗請於予曰吾於遜一字也深有慕而未能願仍遜以自號何如予曰旨哉言乎非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遜也者吾黨之士入門第一義出門第一程也在禮人學鼓篋卽以遜爲先說命亦曰惟學遜志蓋吾之於道慊然如有所不知而後人告我以知退然如有所不能而後人告我以能謙以受益抑以從人茲非入門之第一義乎夫子曰義以爲質而遜以出之義之在人猶物之有幹也然辭焉而弗婉色焉而非愉則嚴者愈嚴而義有不可直遂者矣婉辭足以達意愉色足以致和茲非出門之第一程乎今吾禮遜學道則猶升堂而望入室者也涉世則積跬步而至千里者也舍遜何所循而進何所齋而行哉雖然遜以出之又不可不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則如君實之守其實而後可也孟子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之守約吾於是亦云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三





譚氏肖山記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人言師有父道不知交亦有師道也父有師道則取之近而覓之的信之確而慕之深故能用心專成效速也然則人之有賢父兄天下之樂孰加此哉余從攸士聞譚君古山之賢二十年蓋嘗周旋羣公先正間猶能衣被乾淳以來之風裁者也今年至是邦雖不及識古山幸友其子天球中剛外和言麗行則攸學無少長親疎咸謂余曰天球今之古山也故自號肖山以著其志而天球亦出瓊溪丁魁所書肖山二大字且言吾有丁字寶之有年君其爲我發揮俾不至湮鬱幸甚余於是復

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五

於天球曰古之師其親者周公伯禽晉文襄師功業者也茂羅良辟疆師才智者也太史氏談遷劉氏歆向師文章者也然皆君子所務者也君子之所師惟其道相似而已昔者顏氏子之於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亦於其道而已故夫子有視予猶父之言然孔顏非真父子也矧其真乎且道一也古山之學學孔子者肖山之學亦學孔子者也苟能速肖其道焉豈獨肖其親而已哉儒者自孔氏言必稱聖賢不得以爲僭古山諱用學字而字曰希聖豈非希顏而學孔子者乎故用是以相肖山之志

芳林記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著號曰芳林屬予族兄宜翁永予爲之記予復之曰蘭生深林之中未嘗不自闕其芳也人以爲有國香而服媚之蘭欲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修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而聲流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子之所以自況也余雖乏一日之雅而樂爲君記之良有以也夫殆猶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也雖然蘭或握以事上或佩以修禊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性然歟草木無情能一其性人惟有情鮮不汨性君子存之蘭荃同畦不混歐陽文公集

卷五 記

三

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染斯以異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白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爲記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六

廬陵鈞源族裔孫杰芝田  
榮介卿校刊

記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於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浚儀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元適訪族邑鈐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元嘗謂題名之設官署皆有之歐陽文公集

卷六

一

本非以爲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恆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爲三歲終更身去是卽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炯瘼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闡於事者也求爲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元旣謂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戒趙君爲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分宜縣學復田記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子思所置立戶爲萬壽菴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僞也宋田令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私買妄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某閱實據法罪冲等而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爲記其文載縣志甚明越三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劉應丑死其子自昭受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砧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去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二

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資又歲取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薩德彌實按問至邑考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爭之旣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僧德棉者往愬宣政院院達之都省省循例移行省體勘其是否行省檄下袁州路路以其事付錄事判官怯烈決之怯烈惟僧言是聽僧又誘刑餘之人冒儒名者曰宋應祥赴官誣伏怯烈輒以學田歸僧公論咸不直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侯思順研究尹詣田所集耆老佃人詢知固學田也會宋應槐子從吾出前直學徐祺印信徵租之文以爲左驗先是自



昭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稽考至是得從吾之文疆界瞭然尹乃周諏密訪備實上於路議以田歸學路質於憲僉憲伯顏適按部力主其議憲椽某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舉范君滙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學如初寺主大有坐是爭亦敝罷歸咎始謀赴官入準伏狀願遵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爲業第數內有水田四十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絕諸儒礪石請文以記予乃太息而

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爲可恃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已物也僧違法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凡前代之所予奪亦惟其是之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儒之詔累下其以膳學錢糧爲養士之資者旣久則分宜之學田實在其中矣成廟卽阼又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於庚子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劉自昭盜賣砧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然

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爲鄰不爲  
鄰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  
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爲寺業也乎嗟夫士四民  
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  
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枉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  
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頃  
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碩二斗一升又有一  
山園地計五頃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儒之  
宣力者曰某特附著於斯



求志堂記

安成彭君自堂名其讀書之所曰求志二季幼學尊聞以  
文來贄而謂予曰先君子作求志堂而有齋志於斯者以  
未有記也願爲我成之予乃記之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先儒釋之曰求其志者守  
其所達之道達其道者行其所求之志唯伊尹太公足以  
當之其次則顏子庶乎此而未及有所行故夫子爲是嘆  
也以是言之大哉翁季之名斯堂也夫雖然昔人名斯堂  
也非不知人之以泰議我也王子壑問士何事孟子曰士  
尙志及問所爲志則曰仁義而已矣伊尹太公顏子之三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五

聖賢亦豈能外仁義以爲志乎故士志三聖賢識者猶不  
可謂泰未聞志仁義而議其爲泰者也予嘗憫夫世之人  
求在外者求不必得而鮮有憚於求者何其多也今賢翁  
季能求在我者而已又何泰堂俯瀘江揖孤山偃安成鄂  
前有樓扁清高有亭扁會文又有楹臨池曰知樂足領一  
郡之勝斯則自堂所以遺其後人爲藏修游息之地者也



世綵堂記

涿江廖氏自其先代積善於家施惠於鄉世保醇德居多  
耆年至宜山府君子孫衆多第祿豐腆晚歲康健身享榮  
養歲時上壽綵衣成行才俊疊見里人榮之因取宋名臣  
廖剛用中甫家世綵舊號爲其堂扁余家距涿江數舍雖  
未獲升世綵之堂而先內翰於宜山公友契兩家子弟往  
來稔甚有名士元字泰福者廖氏之令器也謁余以斯堂  
之記余惟世綵之得名自老萊子爲嬰兒之狀以娛其親  
始余嘗評之老萊子愛親之心純一無僞一時感觸發不  
容遏故忘耄耄之齒服編爛之衣追童乳之態以冀其親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六

萬一之歡在其當時已非不知親非不悟二者之天相契  
深愛其所爲喜蓋有不期然者不然一時嘻笑之適何能  
使人千載之下想像而稱道如是其盛耶在禮子事父母  
之飾剪髮爲髻親在子雖老不敢去之不敢忘赤子之初  
也深衣之制具大父母父母衣純以續然則老萊子之綵  
容或上古之世有父母者之常服歟戲之爲言將以取齷  
等事而云耳雖然吾於此有以語廖氏子弟矣孟子曰令  
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君家用中甫之爲中執  
法也守正不阿名震遠邇當紹興時其曾大父母年九十  
竊意高堂垂白之親見其曾孫負一世之名公退委蛇偉



然羔羊素絲之風志夫南陔白華之養其爲世綵也斯亦大矣古之孝子出而治官入而治家周旋進退於夫婦昆弟朋友宗族鄉黨之間如執玉捧盈惴然自持者無往而不爲事親之地也親之可悅與否非敢計也求無忤於已庶無忤於其親矣吾願廖氏世世子孫之升斯堂者推是心以爲立身顯親之道焉雖中執法之事業可能也豈獨踵其美名而已哉國家混一初年宜山公以薦受宜山縣簿尉壯歲勇退不仕近年賑饑募民入粟補官公發數萬進爵不受朝省旌表其門又爲義廩凡宗族親戚及里之貧者婚姻喪葬輒助其不及殮無殯者爲棺以給之割田數百畝爲義舍百區以館從學之子弟禮聘名士以教之予嘗爲之記平居奉已清約遇人謙撝獨好施予如此子膺福號玉峯泰福號納菴伯仲皆肖其父生長華腴而能被服詩書殊無膏粱之習故所友多名士大夫其他子姓之賢者未能悉數云

坦明堂記

古杭山水之秀莫秀於屬邑之臨安蓋錢武穆王之鄉也其民多豪爽而俊邁章君子明居是鄉鷄山之陽胸次磊落所向通敏壯遊四方名士大夫樂與之交余近年因侍講楊廷鎮識其人於京師余老告歸瀏上遠來訪余曰昔也冠而字父兄命之曰子明拜而受之自是服行平生凡湯漉洪涇之事秋毫不敢匿於厥心以求無負於父兄命我以明之意今作堂於其家因扁之曰坦明願聞一言以自警余進而告之曰易有之乾以易知說易者曰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夫天之爲道幽且遠也究其所以然亦惟坦明而已爾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君子之異於衆人能存乎天也故其類爲陽小人不能存乎天也所以回互糾結闇昧嶮巇人莫得而測之故其類爲陰豈獨使人易知哉在己亦易行也人已無忤焉往而不坦蕩蕩乎今子明志趨於明而心措於坦知先務矣守之以不欺行之以不息他日爲君子之歸孰能禦之其別授之以辭辭歸而列之於坦明之堂以爲記



繼善堂記

劉性存者安成人也居鄉以孝弟聞客醴泉十餘年士君子咸尚其信義頃因其友浙人童子性明來求余繼善堂三字既而求予文甚勤予得無言乎夫孟子言性善至矣盡矣易大傳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詳其旨意性未賦予以前善已具於是乎蓋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具於陰行於陽繼言行也陽之所施凡見諸萬物發育之功者無非善也萬物生而是理賦焉受是理以生者斯之謂性成言具也道具於陰行於陽知斯二者之蘊則造化之能事畢矣是故善卽性性卽善繼之者此善成之者亦此善也人能明其善以復其性則抱負二氣以爲人可以無愧於兩間矣乎吾聞安成醴泉皆多明經之士而性存儒家子其以斯言講求之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九

此堂記... 性存... 醴泉... 明經... 儒家... 講求... 性善... 易大傳... 孟子... 陰行... 陽行... 萬物... 賦焉... 受是... 理以... 生者... 斯之... 謂性... 成言... 具也... 道具... 於陰... 行於... 陽知... 斯二... 者之... 蘊則... 造化... 之能... 事畢... 矣是... 故善... 卽性... 性卽... 善繼... 之者... 此善... 成之... 者亦... 此善... 也人... 能明... 其善... 以復... 其性... 則抱... 負二... 氣以... 爲人... 可以... 無愧... 於兩... 間矣... 乎吾... 聞安... 成醴... 泉皆... 多明... 經之... 士而... 性存... 儒家... 子其... 以斯... 言講... 求之

精道堂記

吾宗性翁居安成郡北之鳳林實安福府君之五世孫達明處士之裔世次於充文忠公擘派爲近十有一世府君號精道居士父子祖孫相繼科目一門凡五六贊府嘗卽舍傍別作新居以處伯子攸縣丞季子平陽縣丞自於故居作一書院名曰精道堂與仲子光叔子幹居之世代變遷子孫榮悴不齊幹之後有委棄其先業者於是堂之基址兼併豪家鞠爲榛莽性翁於是又八世孫奮自樹立慨然復之尋得尙書謝公良齋故題堂扁乃除故址作廳事一重樓一重堂一堂之北楣揭精道堂故扁旣而具始末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十

謁文宗盟以訓後裔余辭不獲乃記之曰在易有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陰陽屈信以成萬事萬物之變何有紀極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斯又吾身之所爲屈信也堂在居士之身信也久矣屈於中葉性翁信之繼自今居斯堂者亦惟修人事之有恒以制氣化之靡定可也惟能內外交養則精義崇德之爲屈屈可進取致用利用之爲信信可長守矣嗟夫精之爲言察乎理欲之幾順理者無不裕從欲者無不危裕則堂日以興求去夫從欲之危耳爲吾精道子孫尙勉之哉堂



作於後至元戊寅之十二月壬子成於己卯之正月辛未  
遂遷居焉至於庚辰子舍連舉二雄陽類之信自此乎始  
故特記之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十一



歐陽文公集卷六記  
子舍連舉二雄陽類之信自此乎始  
故特記之

讀書堂記

廬陵永和蕭尚賓爲醫十有一世能根柢儒業非但緣飾表襮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屬文善胡忠簡公公予田贈金辭薦以官又辭問所欲則曰富貴非所願但得世世子孫讀書立說以廣活人之功則亦足矣忠簡笑曰君所謂薄於利而厚於德者乎書讀書堂三大字以遺之使以最其後人焉至其大父震甫號竹軒又繹其說曰醫道由儒書而出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舍儒而言醫世俗之醫耳尚賓之父德祥乃拓室之東偏作讀書堂揭忠簡公之扁以志其先訓焉尚賓游京師具顛末謁余爲之記夫儒者讀書以正心術爲務醫者讀書尤以正心術爲急心術正則學術亦正心術偏則學術亦偏正則人受其賜偏則人與己皆爲所累矣近世儒家子孫往往擢科第人以爲有陰德行斯陰德自心術始故爲蕭氏願之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十一



聽雨堂記

人生俯仰穹壤間耳目之所觸心志之所由生士君子仕而慕君則見日而思長安出仕而思親則見雲飛而思親舍索居而思朋友則見明月而思故人兄弟友愛一日而遠別則聽夜雨而思同氣近代眉山蘇長公送弟子由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蕭瑟之句後世弟昆之在宦遊者往往諷詠而致思焉安成大姓周君士能生以遺腹其兄士宏亦六周星而孤幼同艱貞今也競爽皆以儒弁服采明時士宏今龍南縣大夫士能今南豐州幕官子叔量又辟爲公府掾一門宦業鼎盛而南北相望道遠時時追懷少年歐陽文公集

卷六

三

以言者焉遂以是記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西



以言者焉遂以是記



霞外菴記

宇宙間雲霞雨露同一氣也而有別焉雲陰霞陽雨露生  
物爲陰中之陽霜雪反是以能肅物也今夫朝霞雨微陽  
亢盛足以變陰陰則雨矣暮霞日微陰盛猶不足以勝陽  
詰朝其日出乎道家有大霞之號卽純陽之異名也是故  
其珮曰飛霞陽精騰上佩之可步景矣其食曰殮霞陽氣  
充實食之可却粒矣道士亟取於霞蓋如是與壽昌觀周  
允中鍊師作菴名曰霞外謁余文記之因與論陰陽之妙  
且慨夫田野作勞之人朝夕而候雲霞詎知陰陽之理有  
如是哉若夫允中之謂外意其別有超然之識離於二氣  
之表者斯則方內之士何足以知之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五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爲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大學尋丁外艱自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太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太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氣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絕乃蘇旣葬結草如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苦草爲腐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果今宰木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

歐陽文公集

卷六

六

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所始謁余記之余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兄求記其棲居齋室者蓋多若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於舜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旣難乎梅邊於先君渤海侯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孚遠名敏孫來遠名州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臨溪亭記

安成李君鼎翁好賢而篤義里大夫士樂其善而親其賢而鼎翁又能同其物外之樂固自樂之存諸中者沛乎其有餘裕也家居枕溪水上作亭並溪以醉翁滁亭記語名亭書來暨圖屬余記余少年有山水癖壯乃爲祿仕今老矣未能去壯之累而時有少之趣聞客談幽居之勝恨不欣然舍已而從之况見吾鼎翁之圖乎何時與臨溪分坐俯闕清流毛髮可鑒潛鱗游泳不避人影清風舒徐漪漣回旋悟溪之有文也霜瀨激湍石齒玉雪喜溪之能聲也搖琴而歌曰溪之水深且清兮我濯我纓溪之水清且深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七

兮我濯我心纓有塵兮尙可心有累兮溪將無以澣我外  
潔靜兮中明娟我與溪兮各全其天

歐公爲此文時余扈從上都歸則公已謝疾去明年十月鼎翁之子本禹求予書歐公年末六十欲分臨溪之樂予垂七十而書此可愧矣揭傒斯識

竹西亭記

安成郡南劉君定宇強仕之年蔚有雅操卽所居西偏闢圃作亭圃有林竹內翰揭公因名其亭曰竹西定宇又因以爲號聞予至其里中遣子仲炯謁予爲斯亭記因思昔人之名宮室往往指實而已爾或識其耳目之所接或識其時序之所遇或識其面勢之所居魯之壇曰杏齊之宮曰雪東觀曰東南門曰南比比皆是後世務加美名古意泯矣善哉揭公之名亭亭在竹西據實而已爾且詩六藝興多於比記竹西亭類曰主人清修蓋取諸竹主人疎直亦竹是取竹與主人雖或不辭譬如燕相得韓相書言舉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六

賢治國治則治矣如本指何衛淇澳之詩固美武公其言菴竹不過興耳所謂猗猗青青果何預於瑟僊赫喧者乎說詩者不以淇澳菴竹爲比吾記定宇竹西求詳於竹殆不可也定宇盛年進懷用世之志則有幹蠱之子可任以事務退爲山林之趣則有嘉遯之地可怡其性情斯則作亭之意不可不記也是爲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宜春士駱秉哲名其燕憩之亭曰其樂吾兄南翁嘗館穀於其家以秉哲之意來求文記之予謂昔之君子於其藏修游息之所有所懲則名有所慕則名惟有所得以名斯志喜也其樂云者孔子以稱顏子者也近代周茂叔教程伯淳兄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聖賢言樂率皆引而不發欲使學者自有所得爾未得而尋必有其方也已得而居必有其處也樂不可以言喻而可以學求處不可以力到而可以學致故非學無以知方非得無以知處秉哲從事於斯久矣今以著名其亭從可知矣乎予謁告來歸亦思從容名教之樂何時徑造其樂之亭從主人問其樂之處也

瀏陽縣縣官題名記

元貞元年乙未瀏陽以縣陞中州置建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正五品同知三員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常鑄石題名於州治而石非堅良歲久將壞至正四年甲申同知賈閻實來其父孛老先居是官顧瞻父名懼湮沒歲滿將代請於監郡長沙郡守孫朶羅及諸同寮官以已資得貞珉改刻之謁文於余余在至順中奉詔修皇朝經世大典戶部以天下版籍來上因攷南中州戶口惟瀏居最瀏之長貳銓衡常慎其選三十餘年之間賢能常多積官至宰執者有之就任擢風紀者有之至於父子先後來宰是州斯則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三

承平之盛觀也兩漢牧守子孫相繼史臣書之以著世祿亦以勸忠孝焉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身立名揚卽所以報君親也固願蒞斯土者率以是爲心則是記之作豈不足以勸方來歟

元貞元年乙未瀏陽以縣陞中州置建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正五品同知三員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常鑄石題名於州治而石非堅良歲久將壞至正四年甲申同知賈閻實來其父孛老先居是官顧瞻父名懼湮沒歲滿將代請於監郡長沙郡守孫朶羅及諸同寮官以已資得貞珉改刻之謁文於余余在至順中奉詔修皇朝經世大典戶部以天下版籍來上因攷南中州戶口惟瀏居最瀏之長貳銓衡常慎其選三十餘年之間賢能常多積官至宰執者有之就任擢風紀者有之至於父子先後來宰是州斯則歐陽文公集



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瀦瀦生壅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

歐陽文公集

卷六

三

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

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



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  
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  
七里三百步表裏培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  
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  
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  
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  
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  
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窬築岸上土堤西北  
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巔廣四  
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  
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三

三十步趾廣三十步巔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  
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  
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  
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  
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  
竹葦麻糝大綯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  
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  
蒙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  
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  
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



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接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繩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掩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壘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續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壘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

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目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巔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南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巔廣六步趾倍之而高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



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壘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壘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梢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巔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巔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翔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巔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

歐陽文公集

卷六

五

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翔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久決河因淤故道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緼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緼周船身綴



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碰之水中又以竹  
組繩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每組或碰二舟或三  
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  
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  
復縛橫木三道於桅頭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  
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堵柱使簾不偃  
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  
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  
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  
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  
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  
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  
隄之後草埽三道竝舉中置竹絡盛石竝埽置椿繫纜四  
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  
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  
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  
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  
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  
栗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  
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



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改道復通  
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  
管心大索繫小埽碾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  
小埽碾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  
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  
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  
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塲圃之具曰輓軸者穴石  
立木如比櫛壘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  
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  
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簿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七

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巔至水面高丈有七  
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巔至水面高  
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沿南岸  
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  
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  
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  
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  
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  
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  
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



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  
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  
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東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  
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  
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  
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篋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  
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  
二其餘若木龍鬻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  
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  
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三



且欲使後之任事者知所取法云

按公行狀云至正十一年河決白茅口大興工役冬十一月河復故道命公作河平碑記以旌勞績而集中已久闕矣適閱元史得公此記殊大快意且公之作是記也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而不言其方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則此記誠功在萬世也亟錄之補入集中庶公之盛心昭而後之人亦有所考証云乾隆十三年二月朔日錦江後學聶日乾敬書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三

謹按元順帝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濮濟竟諸州郡民居昏墊帝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會脫脫爲丞相舉賈魯爲總治河防使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十一年四月鳩工七月鑿河成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堤竣河復故道圭齋公旣奉勅撰河平碑以紀其績又從魯訪問方畧更質吏牘作此記其直從工作叙起者以有河平碑在前也今碑文不傳則此文無來歷矣故據元史畧撮其由如此俾讀者一覽可知其概云道光甲午族裔孫榮敬書



泰和清節書院記 增入

清節書院者蕭公子荆之祠也宋東都南渡聞西昌有隱君子曰蕭公子荆焉其學專名春秋早受業於伊川程子明復孫氏之門退而作春秋經辨不勦古今諸儒之說學者從受經義嘗百餘人廬陵胡忠簡公銓獨得其傳其議論識見宣政以來人物宜爲第一蔡京爲相以術籠絡一世士咸稱其賢公獨斥之以爲宋之新莽遂削迹不仕其爲行有唐陽道州興元魯山之風終身不娶或以無後勸之則曰顏淵孟軻不聞有冑嗣也故雖制行過申要以爲卓視世之沉淪嗜慾者可同年語哉先生卒於宋之建炎四年距今一百餘載宗人繼文慨然念其祀事之闕請以已貲作書院祠之公之初卒門人私謚之曰清節先生乃摘二字扁書院之楣焉又念祀事教事廢一不可乃割己田延明師以教四方之來學者無間富約咸就館穀旣而重念古者入學必祭先聖先師請作孔子燕居之祠以臨蒞之顧先生之祠必有侑其坐者里之劉公子澄爲建安真氏門人宋末以道德節義著後隱廬山而終曾公如驥以進士擢科官至邵陽通判宋亡城破遂死所守宋史韙之門人私謚之曰忠愍於是請以二先生從享每歲春秋二仲以次丁日舍菜先聖先師及三先生焉書來謁予記



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鄭康成註曰此言孔子述作之事大經指春秋於戲春秋爲書所以定名分正綱常明天理陳王道其功與天地等故春秋之顯晦關世道之否泰秦漢以降歷歷可考宋熙豐之間安石罷春秋不列之學官尋有中葉之禍宋統不絕如綫靖康改元先生以布衣首請於吳丞相復置春秋博士未幾高宗南遷宋絕復續於時武夷胡文定公以春秋進講日迹復讐大義以切摩其君臣胡忠簡詆和議一疏煜然照映千古蓋春秋之遺烈也歟及宋訖籙仁人志士駢首就義史不絕書春秋之於世教豈小補哉先生辨經偉然若

嘗躬造洙泗而面命於聖人者舊說孔子素王左邱明素臣先儒雖或弗取今先生祀事上承燕居異時論春秋忠臣先生宜在首刻百世之論默定於斯豈偶然哉我元至元中行御史臺定學規春秋出傳題延祐設進士科詔春秋昭明於斯世大道爲公之象也而先生之祠實建於今日其有自歟劉曾二公之節義皆能無負於春秋無媿於先生其侑享亦宜雖然予嘗謂天下古今無形之險固於有形無聲之樂和於有聲無後之祭遠於有後徵諸先生祀事亦可信云先生諱楚字子荆號三顧隱士建書院蕭繼文字士郁書院之址在西昌郡治北門迎恩坊之右其

制正殿三間東西有兩夾室其崇二十尺從如之東西序稱是後堂五間崇二十有六尺從五十尺橫二十有五尺前爲門五間崇十有五尺外爲櫺星門崇二十尺衡十尺他屋並手偕作輪奐之美偏州下邑校宮或不及之經始於至正七年丁亥春三月是年秋八月落成明年戊子冬十月甲子朔記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三



金谿縣重建儒學記

增入

至正七年丁亥金谿大夫周侯自強以憲臣列薦守令用  
正五階官來尹茲邑到官未幾政事修舉教化興行八年  
戊子乃睠縣學規制湫隘歲久將圯請斥而新之衆議允  
協經始是夏六月之庚申落成是秋八月之丁卯冬十月  
朔甲子邦人士介槐堂書院主領費隱奉書及事狀來瀏  
山謁元記之按金谿縣在唐爲撫州臨川縣之上幕鎮五  
季爲金谿場宋淳化五年陞場爲縣縣東延福門舊有孔  
子廟慶歷四年詔天下立學皇祐元年令劉公佐建學縣  
南社稷壇之後紹興間遷社稷壇之右越十六年復舊所

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三

後以距縣治稍遠令王衡仲徙之縣西晁氏九經堂故基  
卽今學也皇元混一初學仍舊貫大德元年丞吳瑾改作  
延祐六年尹李有重修至是周侯又改作之輪奐加美焉  
學廩歲入纔四百石侯擲用致贏又割己俸率邑好義者  
飲助新作大成殿東西兩廡應門講堂以及四齋高下深  
廣各有其度教諭有館粟有庾膳有庖咸以序設宮牆東  
偏爲文昌祠又東舊爲槐堂書院三陸先生祠祀在焉屋  
老棟撓並加繕修堂後作亭三間以爲諸生游息之所丹  
堊彰施中外輝映山川開明靈秀濬發由是申教養之條  
程課講之法邑士葛元喆衰然爲江西舉首明年擢科而



歸論者謂侯作新之效將發軔於斯焉昔者元嘗考三代  
之世天子治朝路寢之外又有布政行化之地焉在王都  
曰辟雍在侯國曰泮宮習射觀德選士於斯養老鄉飲尚  
德序齒於斯命將出師獻馘論功於斯在禮乘輿視學則  
命有司祭先聖先師卒事反命而後入魯人將祭泰山先  
祭類宮然其爲制有莫考者將祭有恒所歟抑有事則設  
爲位歟果如後世宮焉而爲廟壝焉而爲像歟今天下郡  
邑廟以修祀事學以治教事廟學旣遵時制政教乃爲兩  
途士未仕而學不免徇干祿之謀旣學而仕不免懷希用  
之志長吏視事三日款謁先聖其名曰先事於學其實然

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書

乎周侯自爲布衣有志學古及以風紀致身卽知以學爲  
政之要晚得子男國治之其所推行蓋出素蘊雖然令爲  
民師帥士爲民儀表欲盡師帥之道必正學術以正士習  
正士習以正人心人心正則風俗美道藝成金谿爲陸子  
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特  
朝廷方崇朱學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  
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爲開學  
者捷徑原其與陸學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夷考二子所以  
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驚於超詣之  
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



穎悟皆足以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  
義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  
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  
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與贊  
舍一時俱新而周侯以學爲政之綱領不在茲乎侯名自  
強字剛善清江人有學行能古文蚤歲遴選爲憲佐敷歷  
藩閩爲婺之義烏尹今以奉議大夫尹金谿所至以政事  
稱所作六藝類要宗朱子之意以補小學書之遺以明格  
致誠正之先務云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壹

得全書院記

增入

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聞喜予嘗記之時以國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予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尋遷亞中大夫出爲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爲秦檜所斥居之地也忠簡爲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檜爲相欲使其君匿怨事讐於是檜必殺忠簡然後已計行忠簡已斥檜怒未已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爲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爲國元臣而以免於橫逆爲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堂存如新爾後祠之

歐陽文公集

卷六

美

於堂有司因民所欲視書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迨嘉泰初忠簡之孫謚爲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清之求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大振厥職因以所得職廩之資復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街之右燕居祠庭講肄之室門牆堂廡粲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於其中請設錄事司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卽予曰解之祠君記之矣潮之書院君又當記之予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爲孝若曾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爲訓也然語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



有之名也其全其毀豈復計哉龍逢比干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爲幸乎已而思之其在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挾上令行已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事親之道猶庶幾者也忠簡之爲是言豈得已也哉况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冀取再用之功也又焉得不以是身之存爲一時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得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時君不獲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爲也雖然忠簡不幸遇夫幅員分裂之世遂齋志以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七

之時北作解祠南爲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克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於前人也學子來遊思忠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爲非得已又思繼清之顯親爲孝而淑人以錫類則藏修進退動審其是海邦黎獻裒然爲特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也忠簡名鼎繼

清名賢翁



三賢書院記 增入

洪之奉新三賢書院者春陵周元公眉山蘇文忠公修川黃文節公之祠也邑庠舊祠三賢以元公嘗仕修川黃文節公實修川人蘇文忠公南行弟文定公謫官筠州因省其弟過洪州之筠奉新爲邑蓋有三賢之轍迹焉故邑人慕而祠之孔子之宮更兵祠廢世儒鄧公謙亨久欲復之未暇後至元五年己卯有旨禁民爲蓮社其祠宇聽民佃取爲業有堂名種德者適邇鄧氏居謙亨與伯子杞謀遂入辭於官請爲三賢書院有司許之乃撤故益新加以補葺中爲先聖燕居別室爲三賢祠一如他書院制旣而講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三

授肄習悉循其規於是割田若干歲入得粟數百石以備聖賢饗祀師生廩膳之資他日其季子梓宰邑安化道瀏上將父兄命具書院顛末謁予爲之記竊嘗考周元公道德之盛其出處正當汴宋承平之秋君子衆多之日而當世諸賢縉紳士唯呂正獻趙清獻二公相知文學蘇文忠黃文節獨深企仰文節稱公光風霽月人品甚高新安朱文公每服其知言文忠作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此非深喻太極通書之旨安能爲是言哉然蘇公之識之卓能知尊周子之學而不能知程子之賢黃太史之辭章足以極周子之形容其行義乃不足以獲富鄭公



之識鑒孟子所謂智之於賢者命也蓋蘇黃之知周子卽孟子所謂性歟慶歷元祐諸公之罕接於濂溪眉山之不偶於洛學修川之不見察於彥國豈謂命歟二賢生平起敬周子之心一日著於文墨議論之間詎知百歲同堂之祠實張本於斯焉是亦孟子之所謂命者歟予固願士之來游來歌於是者勵其希賢之志勿諉於命務究所知謂性不謂命焉前修遠乎哉予之是記庶幾可爲諸士友進修之一助云謙亨字仲謙有德望於里中杞梓克紹家學梓登元統進士第歷官以清幹聞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堯

錦江橋記

增入

錦江橋者建城敖君玉溪初爲新昌通守自歷官宣政院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百川又新之屬予記予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榮歸故鄉其志不以宿昔恩讐爲先而能思以一已之惠爲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江者雖出於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百川不墜先人之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早

玉溪昔者服斯榮於其鄉百川葺之不盛於當祭之設乎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爲礮一爲隄岸二爲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爲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百川才器通敏今爲岱山場鹽司令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爲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風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甃以石焉

歐陽文公圭齋集卷六終



勅賜孔廟田宅記

續增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按問江西僉事任忙古台以墨坐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師生餼廩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爲灑掃戶而輸其租制可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聖

明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啟皇太后於宮中出諭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元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供其祭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郢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至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秦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

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旨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羸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寶后故咎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卑矣元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矣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聖



引世繁華矣元始善之始來濟成臺曰志意亦其矣  
心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  
外臺始繁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  
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  
之諸臣功烈卑矣元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矣



獅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續增

姑蘇城中有林曰獅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之門人爲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外多怪石有狀如狻猊者故名獅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峯本公中峯唱道天目山之獅子巖又以識其授受之源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以是額也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買地結屋以居其師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峯曰含暉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高狀如狻猊是所謂獅子峯其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之前有舊屋遺墟

歐陽文公集

卷六記

聖

容石磴可坐六七人卽其地作棲鳳亭昂霄峯之前因地窪下濬爲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跛或蹲狀如狻猊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之半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寶之館香積之厨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曰卧雲傳法之堂曰立雪舊有柏曰騰蛟今曰指柏軒有梅曰卧龍今曰問梅閣竹間結茆曰禪窩卽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立八鏡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概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於天成其經營實由於智巧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予聞師所說法不設厓險不輕揄揚不自陳術

悟解緣由以啟學人捷出蹊徑故自中峯以來化機局設  
爲之一變焉師舊多論建有楞嚴會解若干卷有語錄別  
錄若干卷行於世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江浙諸名山  
屢請主席堅卻不受遁跡松江之九峯間十有二年道價  
日振帝師與以佛心普濟文惠大辨禪之號兼與金襴僧  
伽梨衣至正十四年十月

歐陽文公集

卷六

記

崑





